

T2511/49546(5)

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7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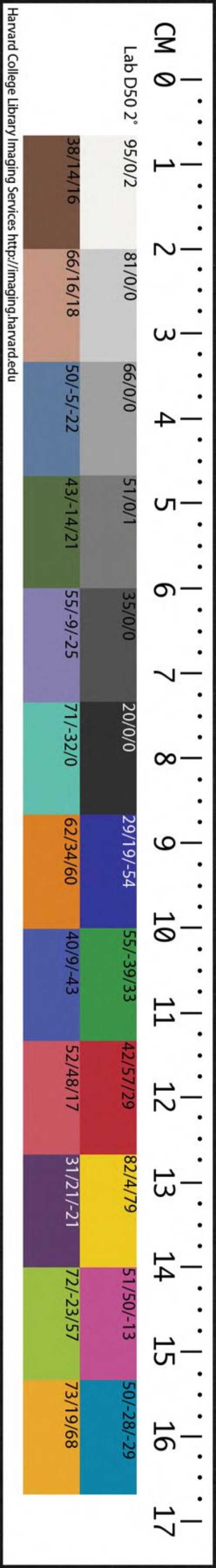
晉唐叔

楚

古史世家

十九

五



聖佛圖書

晉唐叔世家第九

林栢

蘇齋

蘇齋

按晉封唐後都平陽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山之野
吳弘基曰柳子厚謂必無亦迂史佚何嘗成過

唐叔虞者周武王之子而成王之弟也其母邑姜齊

太公尚之女也邑姜方娠武王夢帝謂已余命而子

曰虞將予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

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武王崩周公滅唐成王與叔虞

戲削桐葉為珪以予之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

立叔虞成王曰吾予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

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分之

堯墟南有
晉水改曰
晉侯。

以大略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叔
虞之封歲在大火闕伯之星實紀商人故瞽史之紀
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唐叔卒子燮立因晉水故號
晉侯晉侯卒子武侯寧族立武侯卒子成侯服人立
成侯卒子厲侯福立厲侯卒子靖侯宜臼立靖侯十
七年周厲王出奔彘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
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娶齊女

仇取以戰
相仇成師
意取能成
其衆也
妃古文配
字

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命之曰仇十年伐千
畝有功生少子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
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
始兆亂矣况其替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
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仇襲殺殤叔而立是為文侯
文侯十年周東徙文侯與鄭武公迎立平王而安定
之平王命文侯為諸侯伯賜之秬鬯一卣彤弓一彤
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作文侯之命三十五年

按史記云。昭侯元年。封文侯弟。城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索隱曰。曲沃。河東縣名。翼。在平陽絳邑東。

陳子龍曰。應前始封。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見人心足。恃尚足以國。

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元年封成師於曲沃。是為曲沃桓叔。靖侯之孫欒賔傳之。是時桓叔年五十八矣。好德而強。晉人附焉。師服曰。晉以甸侯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七年。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立。是為曲沃莊伯。十五年。莊伯伐翼。弒孝侯。晉人立孝侯之弟。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六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周使尹氏武氏助之。

鄂侯奔隨。既而曲沃叛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哀侯元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鄂侯於隨。納諸鄂。故明之鄂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八年。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陘庭啓曲沃伐翼。九年。曲沃武公伐翼。逐哀侯於汾隰。夜獲之。及欒共叔。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曲沃武公誘而殺之。明年滅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侯。緡二年。虢

鍾惺曰其
後獻公諸
子相殺此
為紫因
裝晉邑

男驪戎爵

外嬖在閨
闈之外者
東閨嬖別
在閑塞者
一五俱大
夫名
皆鄙皆居
邊地
吳弘基曰
晉滅于大

仲為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二十七年曲沃滅晉
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武公穆公之
魯孫也自栢叔之初封至是六十七年而自武公之
立至是三十七年矣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年
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患栢莊之族偪與士為謀
去富子七年士為殺游氏之二子八年盡殺游氏之
族城聚以處羣公子圍而盡殺之九年虢人侵我十
年公將伐虢士為曰虢公驕若驟勝於我必棄其民

無民而後可伐也乃止初公取於賈無乎烝於齊姜
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於戎太戎狐姬生重
耳小戎子生夷吾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
關嬖五使言於公出羣公子於外十一年使太子居
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
在絳十六年初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
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

夫韓趙魏前於此。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城。○陳仁錫曰：吳太伯大有才人。申生豈便做得。臯落赤狄別種。國改正卿也。王維楨曰：殿大子意。

已決。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也。

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十七年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若夫帥師征伐。軍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不對而退。太子將行。公衣之偏

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狐突等五人識公意。勸太子行。惟羊舌大夫不可。曰違命不孝。廢事不忠。子其死之。十九年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何益。對曰宮之奇之為人。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昵之。雖諫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

墳上聲土
高起。

辭自理也

吳寬曰。去
三公子。絕
不費手。不
費詞。

遂起師。里克荀息以兵會之。滅下陽而還。二十一年。公將立奚齊。驪姬謂太子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即曲沃新城。為太子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吾不忍也。然則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遂

縊而死。姬復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校。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公復使假道於虞。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說。一之謂甚。可再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公遂伐虢。滅之。師還。館於虞。滅之。二十三年。公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乃奔梁。二十六年。公疾病。召荀息而屬之。以奚齊。問所以定之者。荀息對曰。臣竭其股

按史記荀
息對獻公
曰使死者
復生。生者
不慙為之
驗語亦動
人。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九月公卒。里克平鄭將納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十月殺奚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乃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初重耳之亡也。謀適齊楚。狐偃曰。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不如走狄。近晉而通。患陋而多怨。可以休憂。乃之狄。處一年。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於狄乎。冀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且偕出偕入。難不如。

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君老矣。子往。驪姬懼且必告悔。乃之梁。及里克既殺二子。使屠岸夷召重耳。重耳謀於狐偃。偃曰。堅樹在本。始不固本。終必槁落。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因亂以入。則必喜亂。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繼。非亂誰納。偃曰。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剡。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故難。重耳出見使者而辭之。呂甥卻稱。

王世貞曰
兩大夫見
識高卑什
百。

亦使蒲城午召夷吾曰。予厚賂秦以求入。五主子夷
吾謀於冀芮。正義曰。芮即卻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
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子盍盡國以賂內
外。無愛虛以求入。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
甥乃告大夫。請君於秦。大夫許之。使梁田靡告秦。穆
公。穆公使公子絳弔重耳於狄。且告將立之。重耳辭
曰。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哭泣之位。其敢有它志。以
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絳弔弔

夷吾於梁。如弔重耳。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
哭。退而私於絳曰。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
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
君荀輔我。蔑天命矣。且請入河外列城五。公子絳反
致命。穆公曰。吾立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
得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
絳曰。君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
若求置晉君以成名。則不如置不仁。可以進退。穆公

乃以師會齊隰朋納夷吾於晉。是爲惠公。穆公問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維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元年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使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丕鄭言於秦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丕豹奔秦。二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來賜公命，公受王情。過曰：晉侯必無後。王子帶召戎以伐京師，師及秦師伐戎以救周。四年，晉薦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我。自雍及絳相繼。五年，冬，秦饑，使來乞糴，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如勿予。慶鄭曰：君必悔是矣。六年，秦伯伐我，公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

索隱曰。謂馬重而陷於泥。曰還。溽而止。輅音逐。戰車相迎也。止。獲也。

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弗聽。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溽而止。公號慶鄭。鄭不救。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公。以歸。秦公子繫請殺公。公孫枝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

征賦役也。繕治兵也。

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公使卻乞召呂甥甥。教之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呂甥謀於衆。請征繕以輔孺子。衆說乃作州兵。十月。呂甥會秦於王城。秦伯問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曰。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威。此一役也。秦可以伯，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其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公館而饋之，七牢。十一月，公歸自秦，殺慶鄭而後入。入河東於秦，於是晉饑，秦復饋焉。公畏重耳，使寺人披殺之於狄。重耳聞之，去狄適齊。八年，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子圉

期期以遠
近訂約也
上期如字
約也下期
音基一年
也懷公與
其國中親
戚相約滿

梁出也。十年，秦滅梁。十三年，子圉將逃歸，欲與嬴氏行。嬴曰：子晉太子而辱於此，子歸宜矣。然寡君使我侍執中櫛，所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是棄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十四年，惠公卒，子懷公圉立。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不召。公命執之，辭曰：二子事重耳有年矣。臣若召之，是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公命殺之。明年，秦伯以兵納重耳，是為文公。文公之初亡年。

一年不召
歸者殺之
無赦
賈逵曰外
如赤狄之
別隗姓
是時重耳
年四十三
定比五士
其餘不名
者數十人

陳仁錫曰
宋襄以小
國而列於
五伯必有
不同處
唐順之曰
重耳六歷
或禮或不
禮此悉書
之皆為報

十有七矣。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犢、胥臣、皆賢人也。狄人伐廆，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二年，寺人披求殺之。狐偃謀曰：始吾來此，非以狄為榮，將休以擇利也。今既久，可以行矣。齊侯老矣，管仲隰朋皆死，此亦欲得賢以自輔，可從也。遂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將鞭之。狐偃曰：天賜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居二年，桓公卒，孝公立，齊不競。從者欲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勸公子行。不從。姜與從者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狐偃。及曹，曹文公亦不禮焉。僖負羈知其賢，饋之以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將何以報我？對曰：子女主帛，羽毛齒革皆君有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必言之。對曰：若以君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楚令尹成得臣畏其言大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事。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公子疑之胥臣勸納之。問於狐偃偃曰將奪其國其妻何有。乃取之。他日秦伯享公子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趙衰以公

子降拜稽首。時惠公既卒矣。明年正月秦伯以兵納公子。二月晉人以兵禦之。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晉師退。辛丑狐偃盟秦晉之大夫。丙午公子入曲沃。丁未朝於武宮。使殺懷公於高梁。呂卻畏偃將焚宮以作亂。寺人披知之請見公。公讓不見。披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

易之與桓
及也

以難告。三月，公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呂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公逆夫人以歸。秦伯送衛兵三千以備患。公歸，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與。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自棄於天，未絕晉，非君誰立？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功，不亦誣乎？遂與其母亡去，皆隱而死。公求之不得，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於是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救乏振滯，輕關易道，通商寬農。

懋穡勸分，省用足財，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昭舊族，愛親戚，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胥籍狐箕，樂卻伯先，羊舌董，韓實，棠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是時周有叔帶之亂，王出居鄭，使告難於秦。晉二年，秦伯軍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其時矣。」

遺棄曰求
伯莫如尊
周

公從之。辭秦師。而以兵赴王。三月，次於陽樊。右師圍
溫。左師逆王。四月，王入於王城。取叔帶於溫，殺之。公
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杜預曰：隧，王之葬禮也。韋昭
曰：隧，謂六遂也。韋義為長。
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賜公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
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
乃出其民。原亦不順。伐之，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
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民之寶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民？」退一舍而原降。使趙衰為原大

夫。狐溱為溫大夫。三年，宋人以其有德於我也，叛楚
從我。楚使成得臣伐之。魯人以齊難故，以楚師伐齊。
取穀。楚使申公叔侯戍之。四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
使公孫固來告。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此在
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
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於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
軍，卻縠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五年，將伐曹，假道於

吳弘基曰
是戰國宋
計排難解
絲毫不起
手而謂攻
其所必救

衛衛人不聽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郟穀卒使先軫
將中軍胥臣佐下軍衛侯出居襄牛師遂入曹令無
八僖負羈之宮魏犢顛頡違命蕪僖負羈氏將誅二
子公材魏犢而免之殺顛頡以徇於軍立舟之僞以
爲戎右宋復使門尹般告急公曰我欲伐楚矣而齊
秦未可柰何先軫曰使宋厚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
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則齊秦欲戰矣公從之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

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
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
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得臣不聽而
使請戰楚子怒之而不能禁得臣使宛春來告曰請
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楚一言而定
三國我一言而亡之若不許楚是棄宋也楚有三施
我有三怨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

鞞鞞引惹
半驂馬之
餘也在背
鞞在胸
鞞在腹

曰鞞在後
曰鞞
服虔曰既
敗楚師襄
王自往臨
踐土賜命
晉侯晉侯
聞而為之
作宮○王
庭即踐土
王宮

牛馬因風
而走皆失
之大旆旗
名

春以怒楚。公說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
絕於楚。得臣怒。從晉師。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
且楚師老矣。何故退。狐偃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
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
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
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
三舍。楚眾欲止。得臣不可。四月。師及宋師。齊師。秦師
次於城濮。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公登有莘之墟。以

觀之。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及楚師。戰。楚師敗績。

楚殺得臣。於是鄭伯請成。衛侯出奔。楚王親勞師。作

王宮於踐土。五月。獻楚俘於王。鄭伯傅王。如平王享

文侯之禮。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乎王命晉文侯

史記系家頗時有疎謬。此史曰。王命尹氏王子虎內

史叔興父策命公為侯。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

虎盟諸侯於王庭。衛侯復歸於衛。城濮之戰。中軍風

於澤。亡大旆之左旗。司馬殺祁瞞。以徇於諸侯。使茅

晉唐叔世家卷九 十七

軍樂曰愷

伐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七月振旅愷以入獻俘授箝飲至大賞殺舟之僑以徇於國三罪而民服公始入而教民二年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狐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公曰可矣狐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一戰遂伯諸侯公將以諸侯朝

陳仁錫曰
使文公棄
小怨修大
德規模當
更可觀乃
公小忿
去桓公遠
甚

王而不敢合諸侯於周冬會於温召王以諸侯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之曰天王狩於河陽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而歸之京師遂以諸侯圍許歸曹伯於曹七年公及秦伯圍鄭以討其無禮我軍函陵秦軍汜南鄭伯使燭之武夜見秦伯秦伯私與鄭盟而還狐偃請擊之公止之亦歸八年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始為卿九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冬秦伯使孟明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鄭人知

之不克。元年，秦師滅滑而還。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子墨衰經與姜戎敗秦師於殽，獲其三帥。文嬴請而歸之。先軫怒，使陽處父追之，不及。孟明歸，秦伯哭以逆師，曰：「非三子之罪也。」復用之。八月，狄伐我，公禦之於箕。先軫死之。郤缺獲白狄子，郤缺者，郤芮之子也。以父故，廢耕於野，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胥臣見而賢之，言於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

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衛成公不朝。二年，將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五月，圍戚，取之。衛孔達伐我，三年，秦使孟明來伐，戰於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必將辟之，懼而修德，不可當也。」六月，士穀會諸侯於垂隴，將討衛。衛執孔達以說。冬，先且居以諸侯之師伐秦，取汪及彭衙。四年，秦伯來伐，取王官及郊。我師不出，封殽尸。

而還。五年，公伐秦，圍邠新城。六年，趙衰樂枝先且居胥臣皆死。七年，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故事趙衰，且謂盾能請改蒐而易中軍，從之。於是趙盾為政晉國，以治。八月，襄公卒，太子少諸大夫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於秦，狐射姑亦使逆公子樂於陳。趙盾使殺樂於邠，射姑自知無援，且怨陽處父，使續鞠居殺之，而出奔狄。秦康公以兵送公子雍，太子之母穆嬴日抱太子以

鍾惺曰：地何等事，而盾始終舉事輕戾，一至於此。

啼於朝。諸大夫患之。明年春，乃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而以兵禦秦師，敗之。先蔑士會皆奔秦。八月，趙盾盟諸侯於扈。卻缺言於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伐，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盾說二年，使解揚反衛之侵地。諸侯是以睦於晉。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先克奪蒯得田，故五人作亂。三年，使賊殺先克。既而五人皆誅。

死秦晉歲相侵伐六年冬趙盾禦秦師於河曲上軍
佐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
欲戰問於士會會知駢之謀曰趙有側室曰穿弱而
好勇史駢之佐上軍穿不喜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秦軍掩晉上軍我師不動穿果追之盾曰秦獲穿矣
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將遁使來請戰使駢見使者目
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
不順師無功而還七年六卿相見於諸浮趙盾言曰

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柰何荀林父請復賈
季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
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
會秦伯師於河西壽餘請使東人之在秦者先與魏
人言秦伯使士會會既濟魏人譟而歸邾文公卒其
子矍且齊出也捷菑晉出也邾人立矍且捷菑來奔
八年六月趙盾盟諸侯於新城謀立捷菑七月盾以
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矍且

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齊公子商人弑其君
舍九年十一月公會諸侯於扈將伐齊齊人納賂以
免十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一年春荀林父及諸侯
之大夫伐宋六月公會諸侯於扈將討宋不克十三
年夏討河曲之不用命者放胥甲於衛而免趙穿齊
宋既以賂免鄭穆公曰晉不足與矣故鄭人受盟於
楚陳共公之卒也楚人不禮於陳故陳靈公受盟於
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趙盾帥師救陳宋楚囚解揚

山史董狐齊太
董狐齊太
史二書不
止寒當時

乃還冬趙盾侵崇將以求成於秦秦不與成時靈公
侈虐趙盾諫不聽故不競於秦楚十四年春秦師伐
我趙盾以諸侯之師禦之遂侵鄭楚使鬬椒救鄭趙
盾避之而還靈公益肆彈人於臺上而觀其避凡宰
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與士會皆諫猶不改盾驟
諫公患之將殺盾盾得脫去遂出奔趙穿弑靈公於
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
示於朝盾曰非我也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

篡賊之心
消滅了千
百載以後
多少奸雄
之事

討賊非子而誰。盾不能答孔子。蓋善之也。盾使趙穿
逆文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是爲成公。驪姬之亂。詛
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始以卿之適
子爲公族。餘子爲庶子。爲公行。四年。赤狄伐我。
公欲伐之。荀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乃可殫也。
乃止。七年。公會諸侯於扈。楚莊王方強。陳侯畏楚。不
會。使荀林父伐陳。公卒於扈。師還。子景公孺立。楚子
伐鄭。卻缺救之。鄭伯敗楚師。懼而及楚平。元年。會諸

侯之師伐鄭。二年。公會狄於攢函。始服衆狄。三年。楚
子入鄭。荀林父帥六卿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
父欲還。諸將畏楚。皆不欲戰。先穀不可。曰。成師以出。
聞敵強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林父不能禁。師遂
濟。楚子欲還。嬖人伍參知先穀不順。勸戰。使來求成。
又使致師以疑之。諸將不一。戰於邲。我師敗績。楚囚
知瑩以歸。師還。林父請死。公將許之。士渥濁曰。城濮
之役。晉入楚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或問之。公曰。

王世貞曰
請死固是

赦之亦是。

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
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楚是以再世不競。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久不競乎？公從之，使復其位。先穀不得志於邲，將以
赤狄爲亂。四年秋，赤狄侵我及清，冬討穀殺之，盡滅
其族。五年，公伐鄭，荀林父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乃
蒐而還。」六年，楚子圍宋，宋乃告急。公將救之，伯宗曰：「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乃使解揚紿宋曰：『無降楚，楚人

得之，賂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遂致君命。楚將
殺之，揚不屈，乃舍之。」六月，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
七月，秦桓公來伐，公治兵於稷，以畧狄土。還及維，魏
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公歸，賞林父以狄臣千室，
亦賞士渥濁以瓜衍之縣，以其諫殺林父也。七年春，
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公請於王，以黻
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歸於
秦，冬使士會聘於王，王享之，殺烝，會私問焉。王聞之，

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王室之禮也。會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八年，郤克聘於齊。齊頃公惟婦人觀而笑之。郤克怒，歸請伐齊。公弗許。六月，公會諸侯，盟於斷道。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逃歸，遂執三子師還。士會將老，謂其子燮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今郤子有憾於齊，吾懼其易之也。」乃請老。郤克為政九年，公伐齊，齊以公子疆為質而還。魯人將以

楚師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十一年，齊敗衛師。魯衛使來請救，皆主郤克。公命克以八百乘赴之。六月，癸酉，及齊侯戰於鞏。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告其御解張曰：「余病矣。」張為之并轡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逐齊師。三周華不注，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將止之，其右逢丑父與君易位，以免齊侯。使國佐如師，賂以紀甌、玉磬，反魯。衛之侵地，乃盟而還。楚人大興師，侵衛及魯。楚公子嬰齊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蜀。我畏

其衆不敢爭。楚師之出也，使申公巫臣聘於齊。巫臣以夏姬來奔，以爲邢大夫。十二年，公會諸侯伐鄭。十二月，作六軍。韓厥趙括鞅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十三年，鄭伯伐許，欒書將中軍，伐鄭以救許。趙朔娶於公，朔死，趙嬰通於姬氏。十四年，趙同趙括逐嬰，嬰奔齊。十二月，公會諸侯於蟲牢。鄭人來服，宋人不會。十五年三月，侵宋。四月，遷於絳。冬，楚人伐鄭，欒書帥師救鄭，過於統角。楚師還，師遂侵蔡。楚人以新息之

師救蔡，諸將皆欲戰。荀首士燮韓厥不欲，曰：「吾來救鄭，而遂伐蔡，既遷戮矣。若又怒楚，戰必不克。」欒書從之，乃還。十六年秋，楚師伐鄭，公會諸侯救鄭。八月，盟於馬陵。鄭人囚楚鄖公鍾儀以獻。巫臣請使於吳，許之。於是吳晉始通。十七年春，使魯歸齊汶陽之田。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趙莊姬，以趙嬰之亡也。怨同括，言於公曰：「同括將爲亂。」欒卻徵之。六月，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

古史
晉康叔世家
於公而復之。以歸汶陽之田。諸侯二於我。十八年正月。公會諸侯盟於蒲。二月。鄭伯受盟於楚。七月。鄭伯來朝。執之。樂書伐鄭。歸鍾儀於楚。以求成。十二月。楚公子辰來聘。十九年。使糴穀如楚。四月。鄭人立君。乃歸鄭伯。公有疾。五月。立太子州蒲為君。以會諸侯伐鄭。是為厲公。六月。景公卒。厲公元年。郤至與周爭郟田。王使劉康公單襄公訟之。公命郤至歸田於周。冬。公會秦伯於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顛盟公於河。

東公使郤犢盟秦伯於河西。二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五月。士燮盟楚公子罷於宋。郤至聘於楚。楚子享之。公子側相言。及於戰。知成之不能固也。冬。楚公子罷來盟。秦桓公既盟於河上。歸而背之。召狄與楚以伐我。三年。夏。公朝於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戰於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於師。曹公子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五年。三月。公會諸侯於戚。執曹伯歸於京師。六月。楚子伐鄭。取離石。樂書欲報楚。韓厥曰。使重其罪。

古史
晉唐叔世家
民將叛之。無民孰戰。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黶
忌伯州犂，奔楚。十一月，始會吳於鍾離。六年，楚子以
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人叛我，公方無道，而三郤驕
侈，謀於伐楚。士燮畏其成功也，言於公，欲釋楚，以爲
外懼。欒書不可，遂興師。六月，晉楚遇於鄢陵。甲午晦，
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請固壘以待之。郤至曰：「楚二
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遠
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噐，我必克之。」遂戰。呂錡射楚將

王中目，楚師鄭師皆敗。楚師宵遁，楚殺其將側鄢之
戰，魯人以僑如之難，不及執其大夫季孫行父。七年，
春，鄭公子騑侵我。夏，公及諸侯伐鄭，盟於柯陵。士燮
知麇將有亂，使其祝宗祈死，因自殺。冬，公復會諸侯
伐鄭歸，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外嬖胥童、夷陽五、長
魚矯與三郤，有怨。欒書惡郤至不從已，而敗楚師也。
亦欲廢之，乃使楚囚告公曰：「此役也，郤至實召寡君，
將奉孫周以事楚。」公告欒書，書曰：「君盍嘗使諸周而

賈逵曰三
郤郤錡郤
擊郤至

古史 晉唐叔世家
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覘之，信遂怨
郤至。公田，郤至奉豕，寺人張孟奪之。至射而殺之。公
曰：季子欺余，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而多怨。
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信不叛君，知
不害民，勇不作亂，吾待命而已。十二月，殺郤錡。郤擊
郤至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長魚矯曰：
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皆再拜。

杜預曰：一
乘車言不
以君禮葬
也。諸侯葬
車七乘。

稽首。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
公而殺胥童。八年正月，書偃使程滑弒公，葬於翼東
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孫周於京師而立
之。是為悼公。悼公者，襄公之曾孫也。其大父曰桓叔，
捷其父曰惠叔。談悼公之立，年十四矣。大夫逆於清
原，公曰：孤始願不及此，雖然，此天命也。抑人之求君，
使出命耳。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
亦今日，共而從君，神所福也。於是遂不臣者七人，修

舊功。施德惠。選用賢俊。國人皆喜。魯侯來朝。待之以禮。魯侯歸。以告杞伯。杞伯亦來。且請為昏。楚人納魚石於彭城。宋人伐之。冬。楚公子嬰齊救彭城。宋使華元來告。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公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十二月。遂會諸侯於虛打。元年春。欒黶以諸侯之師圍彭城。降之。夏。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二年七月。荀瑩會諸侯之大夫於戚。以謀鄭。魯仲孫蔑請

城虎牢。以偏鄭。荀瑩善之。齊人不會。瑩以為言。冬。復會於戚。齊與滕薛小邾皆至。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三年。祁奚請老。公問誰可繼者。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之。稱其子午。於是羊舌職死。奚復稱職之子赤。公從之。以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以鄭服。故六月。公會諸侯於雞澤。陳人患楚。使袁僑如會。公使諸侯之大夫盟之。公弟揚干亂行於曲梁。司馬魏絳戮其僕。公怒。將殺絳。絳辭請死。公謝而止之。以佐

新軍四年無終子嘉文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
戎公將拒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
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
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得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公說使魏絳和諸戎五年秋公及諸侯會吳於戚冬
楚師伐陳公會諸侯救陳七年冬楚師圍陳十二月
公會諸侯救陳陳人畏楚陳侯逃歸八年夏鄭人以
我故侵蔡獲蔡公子燮五月公會諸侯之大夫於邢

丘改命朝聘之數以寬諸侯冬楚師伐鄭鄭及楚平
九年秋秦人侵我楚子出師於武城以爲秦援饑不
能應冬公會諸侯圍鄭荀偃曰逐圍之以待楚人之
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荀瑩曰與之盟而還師以敝
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
不能矣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將盟鄭言不順荀
瑩曰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服鄭既盟復以
諸侯伐之而還公歸謀所以息民者魏絳請施舍節

用從之。期年，國乃有節。十年春，公及諸侯會吳於柤。荀偃士匄請伐偃陽以封宋，向戌遂滅之。向戌辭不敢受，乃以畀宋公。六月，荀營伐秦，秋公會諸侯伐鄭。成，鄭虎牢，鄭人來平。楚公子貞救鄭，荀營欲還，欒黶欲戰，師遂進。十一月，與楚人夾潁而軍，鄭人竊與楚平，欒黶欲伐鄭，荀營曰：「我若伐鄭，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不如致怨而還。」遂侵鄭而歸。楚師亦歸。十一年夏，公及諸侯伐鄭。七月，及鄭人盟於亳。楚子

秦師侵鄭，鄭復從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告絕於楚。十二月，會於蕭魚，鄭人以兵車、鐘磬、女樂為賂。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救我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辭讓而受。秦師伐我，士魴禦之於櫟。少秦師而弗設備，我師敗績。十三年，荀營士魴卒。公蒐於緜上，將使士匄將中軍，匄以讓荀偃。於是韓起讓趙武，欒黶讓韓起，國人相勸以睦。十四年春，士匄及

劉辰翁曰
此亦壯夫
也而卒以
專病之任
事有人而
固於無佐
往如以此

諸侯之大夫會吳於向。為吳謀楚。句以吳之伐楚喪也。辭之。夏公以諸侯之師伐秦。六卿以師進。公待於竟。師至於棧林。秦人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廩疾其專也，曰：余馬首欲東。乃歸。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廩之弟鍼謂士匄之子鞅曰：此役也，將以報櫟之教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與鞅馳秦師，少之。廩怒，逐鞅。鞅奔秦，衛人出其君衍。冬，士匄會諸侯之大夫於戚，以定衛。假羽毛於齊而不歸。諸侯始貳。十五年，邾人莒人侵魯，公將為會而討之。有疾不克。十一月，悼公卒，子平公彪立。逾月而葬。元年正月，改服修官，烝於曲沃。三月，會諸侯於溴梁。執莒子邾子，公與諸侯燕於溫。令諸大夫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齊有異志矣。將盟高厚，高厚逃師。五月，荀偃以諸侯之師伐許。及楚師戰於湛阪，楚師敗績。齊數伐魯，魯使叔孫豹來告。三年十月，公會諸侯伐齊。齊侯

鍾惺曰：類
字亦流俗
之累。

古史

禦於平陰，不勝而走，遂圍齊。侵及濰、沂，楚人間齊之隙以侵鄭，不克。四年正月，盟諸侯於祝柯，執邾子而歸。十一月，齊侯卒，士匄帥師侵齊，聞喪而還。五年六月，公及諸侯盟於澶淵，及齊平。欒黶娶於范氏，黶死，其妻與州賓通，其子盈患之。欒祁懼，愬於士匄，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多士，士匄畏之。」六年，使城著而逐之，盈出奔楚。士匄盡殺其黨。冬，公會諸侯於商任，以錮欒氏。七年，盈自楚適齊，冬，公會諸侯於沙隨，復錮欒氏。八年，我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來媵，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魏氏將助之，士匄奉公以如固宮，使其子鞅劫魏舒載以之。公欒盈戰不勝，奔曲沃，國人圍之。秋，齊侯因欒氏之難以伐我，入孟門，登太行，以報平陰之役。趙勝追之，獲晏甃，冬，殺欒盈。九年秋，公會諸侯於夷儀，將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諸侯救鄭而還。秦晉為成，韓起如秦，蒞盟，公嬖程鄭，使佐下軍。十年夏，公

會諸侯於夷儀。將討齊。齊人弒莊公。以說。八月盟於重丘而還。納衛侯衎於夷儀。趙武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十一年春。秦伯使其弟鍼來修成。衛侯衎復歸於衛。孫林父以戚來奔。以兵戍茅氏。衛殖綽伐茅氏。殺戍者。六月。趙武會諸侯之大夫於澶淵。以討衛。執衛侯。及其大夫甯喜。齊侯鄭伯來朝。皆爲衛請。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乃釋衛侯。初。齊烏餘以廩丘來奔。襲衛羊角魯高魚。取之士臼卒。莫能治也。趙武言

於公。請歸之。十二年春。執烏餘。而反其侵地。諸侯時服。宋向戌善於趙武。又善於楚。令尹屈建來告我。求弭諸侯之兵。武謀於諸大夫。韓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計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遂許之。宋人以告楚。齊秦皆許之。遂告小國。爲會於宋。七月。趙武及諸侯大夫畢至。使晉楚之從。得交相見。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武患之。以告羊

舌舂舂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且以弭兵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及盟晉楚爭先舂又謂趙武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及孔子作春秋書先晉從其素也十三年夏齊侯陳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皆來朝十四年六月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平公杞出也以故治杞諸侯不說吳季札來聘說趙文子韓

宣子衛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十五年宋災趙武會諸侯之大夫於澶淵以謀賄宋不克十七年趙武會諸侯之大夫於虢楚令尹圍請以宋之書加於牲上讀書而不軟血許之夏荀吳伐羣狄於太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毀車為行從之大敗狄人十二月趙武死韓起為政十二年韓須如齊逆女至而有寵謂之少齊少齊死魯侯來弔公辭焉諸侯之大夫來送葬十九年齊侯使晏嬰來請繼室許之

羊舌肸見晏子而問齊故。嬰曰：齊其為陳氏矣。肸曰：然。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敝罷，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悞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二十年，楚靈王將合諸侯，使椒舉來請，公欲勿許。司馬侯曰：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乃許之。椒舉遂請昏而還。三十一年，楚使令尹子蕩來逆女，韓起送女，羊舌肸為介，公送之於邢丘。至楚，楚人弗逆，楚子朝而訪其大夫，將以起為閹，以肸為司宮。大夫莫對，遠啓疆諫，乃止。二十二年，楚公子棄疾來聘，公欲勿逆，以報羊舌肸諫，乃逆之。二十三年，衛襄公卒，使范鞅弔，且反戚田。二十四年，石言於魏榆，成虎祁之宮，諸侯皆賀。十月，楚師滅陳，不救。二十五年，閻嘉與周甘人

爭鬪。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來讓。公使趙成如周。致鬪田。且反。潁俘荀盈。死。公將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盈未葬。公飲酒樂膳。宰屠崩。趨入。請佐尊者許之。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

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使荀躒佐下軍。以說。二十六年七月。平公卒。子昭公夷立。元年。子楚子誘蔡侯般。殺之。秋。韓起會諸侯之大夫於厥憇。謀救蔡。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楚遂滅蔡。二年春。齊侯魯侯衛侯鄭伯來朝。公以魯之侵莒也。不見魯侯。公及齊侯宴。中行吳相投壺。吳曰。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曰。寡人中

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大夫曰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
不樂而罷八月荀吳假道於鮮虞以滅肥冬伐鮮虞
初諸侯朝於虎祁而歸皆有貳心三年將為莒討魯
羊舌肸曰諸侯不可不示威乃並徵會秋公會諸侯
於平丘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肸詰之乃從肸曰諸
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甲戌盟於平丘辭魯侯而執
其大夫季孫意如以歸五年秋荀吳伐鮮虞圍鼓鼓

人或請以城降弗許左右曰弗勞而獲城何故不為
吳曰吾聞之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
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
甚惡若所好何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
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
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
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
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六年八月昭公卒子頃公去

北安國曰
所見者大

疾立元年秋荀吳及諸侯之大夫救宋六年周景王崩王
氏爲亂荀吳及諸侯之大夫救宋六年周景王崩王
子朝作亂冬籍談荀躒帥師納王於王城七年春魯
人敗邾師於離姑邾人來愬爲邾執魯行人叔孫婁
八年二月公使士景伯涖問周衆衆不與子朝乃辭
其使六月鄭伯來朝謀王室之難乃徵會於諸侯九
年春趙鞅會諸侯之大夫於黃父令輸王粟具戍人
曰明年將納王秋魯侯出奔齊十年秋公躒趙鞅帥

師納王十一年秋士鞅會諸侯之大夫於扈令戍周
且謀魯故宋衛皆利納魯侯士鞅取貨於季孫不果
納冬籍秦致戍於周十二年魯侯自齊來寓於乾侯
邾盈之臣邾勝與鄔臧通室盈執之邾勝賂荀躒躒
爲之言於公殺邾盈及楊食我而滅其族十四年頃
公卒子定公午立元年公將以師納魯侯范鞅陰右
季孫不克二年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
令城成周三年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執之于京

吳弘基曰。趙武亦晉之重臣。以此作一束。見國家重臣不可少。

師。晉自平公失政。政在趙武。趙武躬率忠信。糾合諸侯。以寧諸夏。晉國賴之。自武死。君臣泰侈。不在諸侯。三十餘年。一會於厥慙。將救蔡而不克。一會於平丘。以兵脅齊魯而盟之。惟黃父狄泉之會。能紓王室之患。然六卿侈富。剪滅舊族。而益樹黨。晉內失其民。而外失諸侯。三晉之兆成矣。五年。鮮虞敗我師於平中。初。蔡侯如楚。楚人止之。三年。怨其令尹囊瓦歸而來朝。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六年春。公

會諸侯於召陵。將爲蔡伐楚。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而止。諸侯不悅。復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諸侯益惡之。秋。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八年。宋使樂祁來聘。趙鞅逆而飲之酒。獻楊楸六十。范鞅疾之。譖而執之。九年秋。齊衛鄭同盟以叛我。十年。趙鞅言樂祁而歸之。祁平止其尸以求成於宋。夏。齊伐魯。士鞅荀寅救之。還盟衛侯於鄆澤。使涉佗成何辱之。衛侯怒。請改盟。衛弗許。十一年。齊侯伐夷儀。我師敗

之十二年夏趙鞅帥師圍衛執涉佗以求成衛人不許殺涉佗成何奔燕十四年冬齊侯魯侯盟於黃魯人始叛十五年春齊侯衛侯伐河內趙鞅殺邯鄲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荀寅范吉射午之姻也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荀躒韓不信魏曼多惡二子將逐之言於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十一月三子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

請十二月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十六年圍朝歌齊

侯宋公魯侯衛侯會於洮謀救范中行氏既而范中

行自朝歌奔邯鄲自邯鄲奔鮮虞自鮮虞奔柏人趙

鞅輒伐之齊宋魯衛更救之十九年夏趙鞅帥師納

衛世子蒯聵於戚二十二年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

齊荀林父之弟荀首林父為中行氏首為自是趙鞅

魏曼多連歲伐齊衛三十年夏公會魯侯吳子於黃

池吳人爭長時越入吳吳不能待乃先晉史記吳世家黃池之

會先晉。晉趙世家黃池之會先吳。三十三年，衛世子外傳亦曰先吳。今以左傳為信。

三十三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衛。三十四年，趙鞅以衛君之不朝也，帥師圍之。齊國觀陳，陳瓘救衛，乃還。十月，復伐衛，出其君，立般師而還。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三年六月，荀瑶帥師伐齊，大敗齊師，獲顏庚。四年，公及魯臧石伐齊，取廩丘。七年，荀瑶伐鄭，齊田恒救鄭，瑶畏之而還，使謂怕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柰何救之？怕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

久乎？十七年，智氏與韓魏趙分范中行地，以為己邑。公怒，告齊魯，欲伐四子。四子懼，反攻公，公奔齊，道死。知瑤立昭公。魯孫驕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於瑤。早死，瑤欲并晉而未敢，故立其子。晉國之政皆決於知氏。瑤惡趙無恤，四年，與韓魏攻趙氏於晉陽。晉陽將下，韓魏畏瑤之無厭也，反與趙氏攻瑤，殺之，而并其地。初，知甲欲以瑤為後，知果曰：「不知宵也。」甲曰：「宵也。」果曰：「宵之。」

狠在面。瑤之狠在心。若立瑤。知宗必滅。弗聽。果別族。為輔氏。及知氏滅。而晉益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趙魏。十八年。公淫於國中。夜竊出。盜殺之。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天子命韓魏趙皆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孫鑛曰。翻
紫者人。

蘓子曰。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殺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丕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伯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

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伯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

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穀。而瑩將為林父。如瑩可謂知兵矣。

吳弘基曰。此一泣無端得妙。鍾惺曰。其妖黠動人。全在一段廢立止論。又曰。史遷兩泣字。寫出情形。千古如生。若只如戚夫。

按史記云。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

人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則庸且淺。吳弘基曰：只胙所從來遠宜試之。試之便果有毒。若獻公有一隙之慈必能參透。豈有子薦父胙必待試而後知哉。

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登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其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

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重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

陳仁錫曰。醉之而後醒。扶之而後全。皆天也。英雄常自醒。可無此紛紛。

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及國所不與子犯共者。

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寔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繇上山。而封之。以為介子推。曰。號曰。

介山。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毋繆。羸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羸。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此數段史記從詳。亦機

警動人。故附錄之。吳弘基記

鍾惺曰。成王與叔虞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後人紛紛是非。竟無定論。不知天子之弟。出封於外。自是周家常典。特地定於唐。故史佚因而成之。即無削珪之戲。此舉故終不可廢也。若典禮所無。及一切私暱恩倖。史將諫之。其肯遂君之過。獻公謂荀息曰。吾欲以奚齊為後。

野後稱
問雲夢
州江漢
在真貢

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息。此。處。不。及。自。息。遠。矣。息。之。死。自。不。錯。錯。在。以。立。奚。齊。自。任。耳。息。死。於。信。不。死。於。義。不。學。之。過。也。為。大。臣。者。其。可。以。不。學。乎。

楚世家第十

古史十七

按楚封城在禹貢荊州。江漢之間。雲夢之野。後稱王。并有吳越之地。

鍾惺曰。重黎有功人也。誅共工。氏特不盡耳。帝嚳誅之不疑。古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命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南正。司天。以屬神。命黎為火正。司地。以屬民。黎以火正事帝嚳。高辛能光融天下。帝命之曰祝融。使為重黎。共工氏作亂。帝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

吳回為重黎。

重出於少昊。黎出於高陽。當高陽之世。重黎實二人也。至帝嚳之世。火正兼稱。

軍之嚴如此然曰不盡者可以誅而不誅其詞也則其意不可知矣

楊慎曰三句可為書世次缺而難紀之法

重黎蓋以黎兼重與是以重黎既誅而獨以吳回生吳回為重黎然則楚之先實黎而非重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析剖而產。長曰樊。為昆吾。次曰忠連。為參胡。三曰箴。為彭祖。四曰求言。為會人。五曰安。為曹姓。六曰季連。為芊姓。楚其後也。昆吾氏為夏伯。湯滅之。彭祖氏為殷伯。殷衰而彭祖氏滅。季連生附沮。附沮生冗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其裔孫曰鬻熊。事周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

後以子男之田封熊繹於荊蠻。居丹陽。成王會諸侯於岐陽。荊蠻不得與盟。置荊。設望表。與鮮卑守燎。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侵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及周厲王暴虐。熊渠畏

之去王號熊渠卒長子康早死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熊延弒而代立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周厲王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狗熊嚴十年卒伯霜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逃於濮而季狗立是為熊狗熊狗聰明和協蓋其先君遠氏將起叔堪而立之不克十六年鄭桓公始封二十二年熊狗卒子熊罴立

熊罴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二年周

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

立是為宵敖宵敖六年卒子熊駒立是為蚡冒若敖

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於是始為成國十七年蚡

冒卒其弟熊通殺其世子而自立是為武王熊通之

十九年而魯隱公之元年也熊通始大稍侵陵中國

諸侯畏之三十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以謀我三十

五年侵隨使蓬章求成隨侯使少師來鬪伯比曰漢

服震曰筭路崇車素大輅籃縷言衣散壞其縷籃然也按史記云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

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傲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

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少師得其君。終必從之。乃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我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盍修改而親兄弟之國。以待之乎。隨侯從之。師還。三十七年夏。會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蘧章讓黃。而身自伐隨。戰於速杞。隨師敗績。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人請成。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未可克也。乃及隨盟。

熊通歸而自立為王。始開濮地而有之。三十八年。使

鬬廉伐鄧。敗之。四十年。屈瑕鬬廉敗鄖師於蒲騷。四

十一年。屈瑕伐絞。敗之。四十二年。屈瑕伐羅。易之。不

設備。大敗。縊而死。五十一年。始以戰為軍。王帥之以

伐隨。卒於師。鬬祁屈重祕不發喪。以兵臨隨。及隨侯

盟而還。子文王熊賢立。文王始都郢。二年。伐申。過鄧。

鄧祁侯止而享之。鄧騅甥聃甥養甥請殺王。鄧侯弗

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夫六年。伐蔡。虜蔡哀

吳起基曰。雖權智之。畧出不得已。然而倉猝變起。不可無此鎮定之策。

侯以歸。初，蔡侯息侯皆取於陳。息媯過蔡，蔡侯不為禮。息侯怒，故啓我伐蔡。蔡侯怨之，譽息媯於王。王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不言。王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十年，王為之伐蔡。以說，十二年伐鄧，滅之。秋，伐鄭。十四年冬，巴人伐我。十五年春，王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蹇陵。還及湫，有疾。六月，文王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而葬於經。皇文王方事

中國而齊桓公始伯。諸侯附焉，故不能成大功。子熊

難立，是為堵敖。堵敖三年，欲殺弟熊惲。惲奔隨，與隨

人襲弒堵敖而自立，是為成王。史記文王十三年卒，子熊難立，熊難五年

為弟熊惲所殺。按左傳魯莊公四年，楚武王卒，則文王元年，在魯莊公五年。至魯莊公十九年，文王卒，則

文王在位十五年。而熊難在位三年。史記失之矣。熊難能惲，皆息媯之子。至是皆十餘年耳。弒立之事，必

有大臣專之者。而左傳史記皆不言其後。十餘年，無征伐會盟，明成王幼，未能治國矣。元年始

修聘諸侯，貢獻於王。王錫之命曰：「鎮爾南方，夷越之

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成王幼，委政大臣，令尹

春秋書荆人來聘

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馬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子元耻之六年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我師夜遁子元歸遂處於王官闢射師諫執而梏之八年秋申公闢班殺子元闢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始周成王封熊繹於荊雜居蠻夷之間故孔子作春秋謂之荊而不人及闢穀於菟為政始以禮治國改號曰

楚十三年伐鄭春秋書曰楚人伐鄭然猶未得與諸侯齒也十四年伐鄭囚鄭聃伯十五年秋諸侯會於陽穀以謀我冬復伐鄭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來伐責王貢之不入齊師次於陘使屈完如師齊桓為之退舍召陵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桓公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若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桓公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

茅坤曰楚
窺中國恣
肆極矣賴
齊桓為之
砥瀾今書
其關

繫天下之
安危也

不服君方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
無所用之。乃盟而還。十七年滅弦。十八年秋圍許。諸
侯救許。師還。冬蔡侯以許男見於武城。許男面縛銜
璧。王禮而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四年滅黃。二十
七年春伐徐。齊人以諸侯救徐。冬敗徐於婁林。二十
九年齊桓公卒。三十年鄭伯來朝。王錫之金。既而悔
之。與之盟。曰毋以鑄兵。三十二年伐隨。三十三年宋
襄公將合諸侯。使來告我許之。秋會於孟。執宋公以

伐宋。冬諸侯盟於薄。釋宋公。春秋書之始曰楚子而
先陳蔡。三十四年鄭伯來朝。宋公伐之。王伐宋以救
鄭。大敗宋師於泓。還過鄭。鄭伯享之。取鄭二姬以歸。
君子以此知成王之不能終也。三十五年秋成得臣
伐陳。取焦夷城頓。鬪穀於菟。以令尹授之。遠呂臣曰
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
能靖者有幾。時晉公子重耳自齊來。王厚遇之。送之
於秦。三十六年宋成公來朝。三十七年秦人克商密。

關克屈禦寇成焉。秦人囚之以歸。成得臣追秦師不
及。遂圍陳。納頓子於頓。三十八年。夏。魯人來乞師。以
伐齊。秋。滅夔。宋人叛我。即晉。冬。成得臣伐宋。圍緡。師
及魯人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成之。三十九年。將復
伐宋。使鬬穀於菟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成
得臣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
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後至。不賀。問之。對曰。子之
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

何。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
入矣。冬。王以諸侯圍宋。四十年。晉侯伐曹。衛以救宋。
王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得臣不可。使
鬬椒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
怒。少與之師。遂與晉師遇。晉侯避之。三舍。楚衆欲止。
得臣不可。戰於城濮。我師敗績。王使謂得臣曰。大夫
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得臣自殺。蔿。呂臣爲令尹。晉
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四十四年。使鬬章聘於晉。

吳弘基曰。
結剛而無
禮一案何
其速也。

枉預曰。踏
態掌難熟。
異父將有
外救。

唐順之曰。
生不納諫。
以及此禍。
而已死矣。
猶爭區區
者。抑何愚
于生而智
于死。

晉使陽處父來報。於是晉楚復通。四十五年。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侵蔡。子上救之。晉楚夾泚而軍。約退舍以紓晉。晉將涉水而陣。既退。處父宣言曰。楚師遁矣。皆歸。太子商臣譖之曰。納賂以避晉。楚之耻也。王殺子上。初。王將以商臣為太子。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恐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知之。四十六年十月。以

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縊而卒。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商臣立。是為穆王。穆王二年。秋。圍江。三年。秋。滅江。四年。夏。滅六。秋。滅蓼。六年。晉靈公初立。范山言於王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八年。春。師於狼淵。以伐鄭。鄭人請成。夏。侵陳。克壺丘。秋。復伐陳。陳人獲我公子伐。懼而請成。冬。使越椒聘於魯。春秋書曰。楚子使椒來聘。始與諸侯比。九年。鬬宜申及仲歸謀殺王。王殺之。秋。王會陳侯鄭伯蔡侯伐宋。

宋人道之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十二年。穆王卒。子莊王旅立。元年。成嘉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及鬬克守。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嘉。不克。八月。二子以王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麋誘而殺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有敢諫者死。伍舉入諫。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大饑。戎伐我西南。至於阜山。又伐我東南。至於陽丘。庸人帥羣蠻以叛我。麋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我。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謀徙於阪高以避寇。爲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彼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若我出師。必懼而歸。從之。

古史記 卷十

師興而百濮罷。使廬戢黎侵庸。庸人囚子楊憲。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益大兵以伐之。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也。從之。七遇皆北。王乃乘驛會師於臨品。秦人巴人皆至。羣蠻懼。請盟。遂伐庸。滅之。六年。鄭叛。晉從我。陳叛。我從晉。秋。王侵陳。遂侵宋。七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侵鄭。鬬椒救之。次於鄭。以待晉。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八年。春。伐陸渾之戎。觀兵

陸渾之戎。觀兵於周。使王孫滿勞楚。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鈞之。九鼎陳仁。

於周郊。天子使王孫滿勞王。王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在德不在鼎。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九年。司馬鬬椒。工正蘧賈。讒令尹鬬般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椒又殺賈。將遂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弗受。戰於臯澣。椒再射王中車。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鬬椒者。令尹子文之弟子。

古史記 卷十 十一

錫曰。可為
贖。鼎註。

良之子也。生而子文惡之。欲殺之。子良不可。故及於亂。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而聞亂。其人欲亡。克黃曰。若命不可棄也。歸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曰。是不可以無後。使復其所。師連歲伐陳。鄭滅舒。十五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孔寧儀行父來奔。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曰縣陳。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獨不賀。王問之曰。牽牛以蹊人田。田主奪之牛。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

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而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十七年。春。王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徵福於厲。宣桓武。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

按史記莊
王自手旗
左右麾軍
引兵去三
十里而舍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敵。王曰其若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
盟。子良出質。六月。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苗
林父欲還。其佐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晉師從之。三
欲還。嬖人伍參勸戰。從之。戰於邲。大敗晉師。次於衡
雍。潘黨請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王曰非爾所
知也。夫文止戈為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豐財。所以為武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
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
京乎。祀於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冬。伐蕭。宋人蔡
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
蕭人殺之。王怒。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
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十九年。王使
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使公子馮聘於晉。曰無

接左傳宣
十四年楚

子使申舟
聘于齊曰
無假道于
宋華元曰
過我而不
假道鄙我
也鄙我亡
也殺其使
者必伐我
伐我亦亡
也亡一也
乃殺之

假道於鄭孟諸之役舟為司馬宋公違令舟戮其僕
以是惡宋辭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
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執之王聞之投袂
而起屨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
市九月圍宋晉救不至而宋人不服二十年師將歸
申犀稽首於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
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
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司馬側之牀以病

告側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而與之平二十三
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莊王之季年魯人乞師以伐
齊莊王卒我師不出共王二年魯人以晉師伐齊令
尹公子嬰齊將救齊大夫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
王卒盡行彭名禦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侵衛
及魯魯人以賂請盟十一月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蜀
晉人畏其衆不敢爭是役也使巫臣聘於齊且告師
期巫臣與公子側爭夏姬遂以夏姬亡奔晉晉人以

為邢大夫側請以重幣錮之王不許曰彼為先君謀所蓋多矣若能利晉國雖重幣何益四年晉師伐鄭側救鄭鄭伯與許男訟不能決五年許鄭來訟鄭伯不勝歸而請成於晉六年嬰齊伐鄭欒書救鄭遇於繞角我師還七年嬰齊復伐鄭諸侯救鄭盟於馬陵鄭人囚我鄭公鐘儀巫臣之出也嬰齊及側盡滅其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遂請於

晉侯而使於吳教吳乘車戰射道以叛楚吳於是始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嬰齊自鄭奔命二子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大為楚患八年晉欒書侵我獲申驪九年以賂求鄭伯鄭伯會我公子成於鄧秋晉人伐之嬰齊伐陳以救鄭自陳伐莒取渠丘及鄆晉人歸鐘儀以求成十二月使公子成報焉十年晉使羅拔來聘十一年宋華元來合晉楚之成十二年五月晉士燮會

我公子罷許偃盟於宋西門之外。晉郤至來聘。王享之。子側相爲地室。而縣賓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復入而辭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易此。側曰。兩君相見。亦唯一矢以相遺焉。用樂郤至。訊焉。晉人以此知成之不能久也。冬。公子罷如晉。涖盟。十五年夏。王將北師。公子貞曰。新與晉盟。奈何背之。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遂侵鄭及衛。許人畏偏于鄭。請遷于我。十一月。使

公子申遷許於葉。十六年。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人叛晉。夏。晉侯伐鄭。王救之。側將中軍。嬰齊將左。壬夫將右。過申。側見申叔而問焉。曰。師其如何。對曰。子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將何以戰。吾殆不見子矣。戰於鄢陵。呂錡射王中目。我師敗績。既夕。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將復攻晉。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厲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

黃洪憲曰。申叔時古之遺直也。
按史記共五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五

救鄭與晉
兵戰鄆陵
晉敗楚射
中王目共
王召將軍
子反子反
嗜酒從者
豎陽穀進
酒醉王怒
射殺子反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側醉不能見王曰天
敗楚也夫遂夜遁去賜側死十七年夏諸侯伐鄭嬰
齊救之諸侯還冬諸侯復伐鄭壬夫救之諸侯還公
子橐師襲舒庸滅之十八年夏王伐宋納魚石於彭
城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伐彭城冬嬰齊救彭城
晉悼公救宋遇於靡角我師還十九年諸侯伐鄭壬
夫救鄭侵宋呂留右司馬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偏令
尹司馬二十年殺申二十一年春嬰齊伐吳克鳩茲

至於衡山使鄧廖侵吳吳人敗之獲鄧廖歸飲至三
日吳人取駕國人咎焉嬰齊遂以憂死六月晉侯會
諸侯於雞澤壬夫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叛我使袁
僑如會秋使公子何忌侵陳二十二年陳成公卒將
伐陳聞其喪而止陳不聽命夏彭名侵陳二十三年
討陳叛故殺壬夫以公子貞為令尹以伐陳二十五
年貞復圖陳諸侯會於鄒以救陳我師執陳公子黃
陳侯逃歸二十六年春鄭人為晉侵蔡冬貞伐鄭鄭

人請成。二十七年，秦伯使來乞師，將以伐晉，王許之。貞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王曰：吾既許之矣。遂師於武城，以爲秦援。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請成。王伐鄭，鄭人亦成。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還。二十八年夏，貞及鄭師伐宋。秋，諸侯伐鄭，鄭及晉平。貞救鄭，鄭人霄涉，賴以盟。我晉師歸，我師亦歸。二十九年四月，諸侯復伐鄭，盟於亳城北。王

及秦師伐鄭，鄭伯來逆，與我伐宋。九月，諸侯復伐鄭，鄭及晉盟，使良霄來告絕。時晉悼公復伯，諸侯畏之，鄭固與晉，我不敢復爭。三十年，貞及秦師伐宋，王逆女於秦。三十一年，王疾病，召大夫而告之，以郕之辱，請謚。靈若厲。九月，共王卒，大夫將以王命謚。貞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子康王昭立。吳侵我，公子午及養由基

吳弘基曰
臣子忠君
莫火乎以
人為事

禦之大敗吳師於庸浦。元年貞師於棠以伐吳。師還
不戒。吳人敗我師於臯舟之隘。冬貞卒。將死謂公子
午必城郢。二年午為令尹。舉楚國之賢者寘之列位。
於是楚治。三年晉荀偃伐我。公子格禦之。戰於湛陵。
我師敗績。五年晉人圍齊。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
叛晉而起楚師以告令尹。午午以諸侯之睦於晉也
不許。王強之。午伐鄭無功而還。七年陳公尋黃來奔。
八年令尹午卒。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豫曰

國多寵而王弱不可為也。遂辭以疾。以公子追舒為
令尹。觀起有寵於追舒。無祿而多馬。楚人患之。九年
殺追舒。復以遠子馮為令尹。十年陳侯來朝。公子黃
愬焉。慶虎慶寅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殺二慶而
納黃。十一年王為身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齊莊公伐晉。懼而求好於我。使遠啓疆聘於齊。齊使
陳無宇來報。秋諸侯會于夷儀以伐齊。王伐鄭以救
齊。吳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我王師於荒浦。使讓焉。舒

鳩子告不叛且請受盟王不許。遠子馮曰：彼告無罪，若何伐之？姑歸息民。彼若不二，吾無求矣。若猶叛我，無詞有庸師。還十二年，舒鳩卒叛。屈建為令尹，伐舒鳩滅之。以遠掩為司馬，書土田，賦車籍馬及兵車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屈建。王將賞舒鳩之功，屈建辭曰：先大夫遠子之功也。乃以與遠掩。十三年，許靈公來朝，請伐鄭。卒於楚。王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月，伐鄭。時宋向戌將合晉楚之成。鄭公孫僑曰：晉楚

將平，不如使逞而歸，遂不禦我。獲九人而還。十四年，夏，屈建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人衷甲，且請先軟。晉人不較，諸侯是以惡我。秋，晉荀盈來盟，遂罷如晉。泄盟十五年，以宋盟故，鄭游吉來聘。及漢辭之，以致鄭伯。冬，宋公魯侯、陳侯、鄭伯、許男皆來。十二月乙未，康王卒。宋公未至而反，諸侯皆至。子熊麋立，是為邾敖。元年四月，葬康王。諸侯皆送葬。王子圍為令尹，王弱而令尹強，諸侯知圍之不臣也。一年，圍

吳弘基曰：
既說諸侯

知圍之不
臣何以卒
成其志哉
令人悵恨
天下無人

殺司馬遷掩而取其室。四年圍會晉趙武及諸侯之
大夫於虢。目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將遂襲鄭。鄭
人知之不克。冬圍將復聘於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
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及其二子幕與平。夏右尹王
子比奔晉。官廐尹王子黑肱奔鄭。殺太宰伯州犂。圍
自立。是為靈王。靈王者共王之弟也。二
年冬鄭伯來朝。三年春許男來朝。王皆止之。以田江
南。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王問鄭公孫僑曰。

晉其許我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
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何故不許。王曰。諸侯
其來乎。對曰。從宋之盟。承君之權。不畏大國。何故不
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
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王曰。然則吾所
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求。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椒舉至晉。晉侯許之。六月合諸侯於申。惟魯衛曹邾
不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

始得諸侯。其慎禮矣。伯之濟否。在此會也。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王其訪焉。王使問禮於二子。向戌獻公。令諸侯之禮六。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徐子吳出也。王以為貳於吳。執之。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弗見。於是王以侈驕諸侯。椒舉諫曰。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王為太室之盟。夷狄叛之。皆汰故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子產見向戌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

不過十年。戌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七月。王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盡滅其族。將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殺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而伐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使鬬圍。龜公子去疾。成賴將以遷許。申無宇曰。楚旤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

設梁傳曰
中人疑然
皆笑。

城竟莫校。王心不遠，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
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我，入棘櫟麻。四年，王以
屈申爲貳於吳，殺之，使令尹蕩罷如晉，逆女。晉使韓
起、羊舌肸送之。既至，王將以起爲闡，以肸爲司宮，以
辱晉。訪諸大夫，大夫莫對。蕩啓疆爭之，乃止。十月，王
以諸侯伐吳，吳敗我師於鵲岸。吳子使其弟蹶由犒
師，執之以歸。五年夏，使公子棄疾聘於晉。秋，蕩罷伐
吳，吳敗我師於房鐘。六年，成章華之臺，將與諸侯落
之。使蕩啓疆召魯侯，夏，魯侯來朝。王享之於章華。七
年，陳哀公卒，哀公之弟招殺其太子偃師而立公子
留。九月，王使棄疾帥師奉孫吳以伐陳。十一月，滅陳。
放陳公子招，殺陳孔奐，而使穿封戌爲陳公。八年，王
會諸侯之大夫於陳，遷許於城父。十年三月，王召蔡
靈公於申，伏甲而享之，醉而執之。四月，殺之，刑其士
七十人。使棄疾帥師圍蔡，滅之。用隱太子友於岡山。
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

曰擇臣莫若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且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一年夏，殺成熊，以爲若敖氏之餘也，而誅之。冬，伐徐以懼吳，王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鄭丹見王，與之言，欲求鼎於周，求許於鄭，王心汰侈，無厭，丹不敢逆。左史倚相趨過，王謂丹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丹因言

曰：「是安得爲良史？昔周穆王將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王曰：「然則子知之乎？」丹爲王誦之，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感其言，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十二年春，王之舊怨，遠掩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越大夫常壽過，因王在外，帥群喪職之徒，

以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蔡之遺臣朝吳，觀從因之以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比、公子黑肱。既至，命蔡人奉棄疾以盟。二子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息舟之隙以入楚，殺王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於乾谿。令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太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矣。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吾殺人子多矣。

矣。能無及此乎？鄭丹言於王，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丹棄王而歸，王訟夏將入鄢，王嘗有德於申，無宇，無宇之子亥求王，遇於棘圍以歸。五月，王縊於申。亥氏國人不知，每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因以作亂，使人夜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告比、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

如字蓋
上文以
平王之

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爲平王。塋子干於訾。謂之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蔓成然爲令尹。觀從爲卜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王於是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楚人安焉。初。共王有子五人。無適立。乃大有事於群望。而埋璧於庭。白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

不偶然

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鬪韋龜知之。故使其子成然事焉。康王既以長立。至子不終。靈王暴虐。不得其死。子干子皙皆以無援不立。而平王出君陳蔡。國人附焉。卒有楚國。如神之命。十月。吳滅州來。蔓成然請伐吳。王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元年。夏。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且撫

其民令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國遂以安令尹成然恃其勞也與養氏比而求無度王患之九月殺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成然之子辛居郢以續鬬氏之後二年王之嬖人費無極害蔡朝吳讒而逐之三年春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而立其子四年冬吳伐我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人宵敗我師取餘皇以歸五年冬使王子勝遷許於白羽以避鄭六年春使工尹赤遷陰於下陰使令尹陽句城郟魯

叔孫婁聞之曰楚不在諸侯矣王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五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極無寵於太子太子娶於秦無極勸王取之因言於王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說而從之楚於是始亂冬城州來沈尹戌曰楚必敗矣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以撫民辭焉今未嘗撫民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七年費無極言於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以問奢奢曰君之過多矣何信於讒

王怒執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王使召之。其長子尚。至少子員。奔吳。王並殺奢與尚。員至吳。言伐楚之利。卒為楚禍。八年。宋華氏為亂。不克。使華登來乞師。王使蘧越帥師助之。太宰犯諫曰。釋君而助臣。可乎。王悔之。蔡侯朱既立。費無極取貨於東國。使蔡人出朱而立東國。朱來愬。王將為之討。蔡無極言焉。乃止。九年。宋華亥向寧華定來奔。十年秋。吳伐

州來。蘧越帥諸侯之師救之。遇於鐘離。吳人敗頓胡沈蔡之師。殺師大奔。冬十月。吳入鄭。取太子建之母。及其寶器。以歸。蘧越追之。弗及。縊於蘧澁。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十一年秋。王為舟師。以畧吳。

陳子龍曰
令子西通

疆沈尹成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
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圍
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鐘離沈尹
成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十二年冬使蓬射城州屈
以復茄人城丘皇以遷訾人使熊相謀築巢使季然
築卷民益不安十三年九月平王卒囊瓦將立王子
申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建實聘之申怒曰王有
適嗣而廢之必殺令尹瓦懼乃立太子是為昭王申

于經權代
桿以俟壬
壯反其國
而無所利
焉不亦善
乎辭之而
召紛紛之
禍宜其見
積于聖人

平王長庶子也元年春吳子使掩餘燭庸伐我我師
禦之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因以弒吳子掩餘奔徐
燭庸奔鐘吾我師還左尹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費
無極與鄔將師惡之諛之囊瓦而殺之及陽令終晉
陽皆滅其族伯州犂之孫嚭出奔吳國人謗之沈尹
成告瓦曰吳新有君疆場日駭子邇于諛人而殺三
不辜以興大謗國有大事子其危矣瓦懼殺無極將
師以說于國四年吳掩餘燭庸來奔王封之于養將

以害吳公子申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今。又強其讐。以怒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吳子怒。執鐘吾子而伐徐。滅之。徐子來奔。沈尹戌救徐。不及。吳始用伍員為三軍。以肆楚楚。于是始病。五年。吳再侵我。八年。夏。桐叛我。秋。囊瓦伐吳。敗于豫章。蔡昭侯來朝。為兩佩。兩裘。以其一獻王。而服其一。以朝。囊瓦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有兩駟。駟馬。囊

瓦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九年。唐人竊馬以獻。乃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獻佩。亦歸。蔡侯歸。及漢。沈玉而誓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遂如晉。請伐我。十年三月。晉為蔡合諸侯于召陵。求賄不得而止。蔡侯因伍員伯嚭以告于吳。冬。蔡侯唐侯以吳子伐我。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囊瓦曰。子夾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軌。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

楊慎曰良
謀敗于貪
枝可惜。

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瓦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不如速戰史皇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
舟于淮塞城口而還是獨克吳也必速戰不然不免
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瓦知不可欲奔
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
罪必盡說闔廬之弟夫槩王先擊蒙瓦之卒瓦先奔
我師亂遂大敗瓦亡奔宋吳師從我五戰及郢王出
奔吳入郢伍員發平王之墓鞭之左司馬成及息而

還敗吳師于雍澁三戰皆傷遂死之王入于雲中盜
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鄭鄭公辛
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辛止之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求王于隨公子結似
王將逃王而已為王隨人不與王割結心以與隨人
盟申包胥以王命而乞師于秦曰吳為封豕長蛇薦
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
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

定也。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十一年，夏，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我，與我師敗夫。槩王于沂，公子結亦敗吳師于軍祥。七月，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秦楚交敗吳師。吳王乃歸。十月，王入于

郢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曰：監尹壘涉，其孥不與。王舟，王定將殺之。公子申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効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鐘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甲請舍。懷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十二年四月，吳敗我舟師，獲大夫九人。又敗我陵師，國人大惕懼。亡令尹申喜曰：乃今可為矣。于

孫鑛曰：此亦介子推

劉辰翁曰
可為慶正
在俱亡所
謂死而之
生危而之
安亡而之
存也。

是遷郢于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年二月結
及陳師滅頓五月越敗吳于檇李闔閭傷而死吳由
此怨越不暇伐楚二十一年滅胡二十二年春王及
諸侯圍蔡以報柏舉里而裁廣丈高倍九日而畢如
令尹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
于是請遷于吳秋吳王夫差伐陳楚大夫聞之皆懼
曰闔閭惟能用其民是以敗我今聞其嗣又甚將若
之何申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閭身自

約也而恤其民民不罷勞而爭為之死吾先大夫子
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宿有妃
嬙嬪御一日之行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視民如讐而
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五年克我
蠻氏蠻子赤奔晉晉人為我執之以歸二十七年春
吳伐陳王為之出師于城父七月將救陳卜戰不吉
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讐乎命申為王不可則命結亦不可則命啓五

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卒於城父。啓曰：君
王捨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
之子，亦順也。與申結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
立之，是爲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
日，王問之周太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
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
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
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

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
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亦弗祭。孔子曰：楚昭
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惠王三年，伐陳。四年，
結復伐陳。七年，申復伐陳。九年，申結伐吳。初，太子建
居鄭，鄭人殺之。建子勝在吳，申召之以爲白公。請伐
鄭，以復父讐。申許之而未行。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
盟而還。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十年，吳伐慎，勝
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七月，殺申結於朝。

按史記晉
伐鄭，鄭告
急，楚使子
西救鄭，受

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蒸于朝。余有丁曰：此孔子所以彼之。

兵劫啓，將立之。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劫王以如高府，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諸梁在蔡，以方城之外伐之。勝敗奔山而縊。王復位。諸梁兼令尹司馬。陳人因亂伐我。十一年七月，公孫朝帥師滅陳。以申之子國為令尹。結之子寬為司馬。而諸梁歸老於葉。十六年，越滅吳。越人不能正江淮之北。楚東侵廣地至泗。

上四十二年滅蔡，四十四年滅杞，與秦平。五十七年

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二十四年

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五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

史記簡王八年，韓魏趙始為諸侯。今考之三晉世家及年表，皆在此年也。六年，盜殺聲王。

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至乘丘而還。三

年，歸榆關於鄭。四年，伐周，圍鄭。九年，伐韓，取負黍。十

一年，三晉來伐，敗我大梁榆關。我厚賂秦，與之平。王

之季年，吳起自魏來，王任以為相。明法責實。楚國以

治而大臣宗室害之。二十一年，悼王卒，貴戚作亂，攻殺吳起，子肅王滅立。肅王四年，蜀伐我，取茲方。於是為杆關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魯陽士。十年，肅王卒，無子，立王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強，而三晉亦益大。十六年，魏惠王圍趙邯鄲，昭奚卬謂宣王曰：「王不如無救趙，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趙不聽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謂兩弊乎？且魏以兵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楚不救已，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齊敗魏桂陵。三十年，秦孝公封衛鞅於商，南侵我，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齊魏始稱王，越王無疆伐齊，齊

宣王使人說越王勸之伐楚。越王從之。釋齊伐我。我興師伐之。大敗越人。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因此怨齊。田嬰七年伐齊。敗之於徐州。令齊必逐田嬰。張丑爲嬰說王曰。王知所以戰勝於徐州者乎。田盼子者。齊之名將也。嬰子不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今逐嬰子。則盼子必用。非楚利也。王止。不逐嬰子。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我喪。伐我。取陘山。懷王五年。秦初稱

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雷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執珪。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也。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先成。舉

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歸。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齊楚魏相會。盟齧樂。十一年。山東六國約共攻秦。楚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

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

史記於此言蘇秦約山東六國共攻秦。而戰國策言是歲

五國攻秦。趙李兌之計也。案蘇秦始約從。諸侯當趙肅侯十六年。楚威王六年。明年秦使犀首說齊魏共伐趙。以敗從約。蘇秦自此去趙。而從約遂解。至楚懷王十一年。凡十四年。是時蘇秦自燕入齊。為齊人所殺矣。然則函谷之魏將求和於秦。使惠施之楚。楚將兵。非蘇秦明矣。

入之。秦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入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秦昭陽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

王整曰此段文氣爽朗跌宕連用四無先

不見其

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悅。杜赫又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謂病不得請和，不聽。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于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陽曰：善。因令人謂和于魏。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入楚，謂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得秦，私商于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王大說，置相印于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商于之地，群臣皆賀。陳軫獨吊，王曰：何故？軫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有

商于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王大說，置相印于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商于之地，群臣皆賀。陳軫獨吊，王曰：何故？軫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有

六弘基曰
令智昏
心至不移

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見欺于張儀。見欺于張儀。王必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如此而兩國之兵至矣。臣故吊王弗聽。因使一將軍從張儀西受地。張儀以至秦。佯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耶。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

張榜曰。陳軫高人計。更大奇。痛在不聽何。

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受命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王大怒。興師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取償于齊也。吾國尚可存。今王已絕于齊。而責欺于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遂發兵西攻秦。十七年。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屈匄。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王大怒。乃悉國兵

茅坤曰。玩弄股掌之上。儀之視楚。直小兒耳。何畏而不來。

復襲秦。戰于藍田。兵復大敗。韓魏聞之。南襲我。至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宜不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王不見。囚欲殺之。儀私於靳

吳弘基曰。更令鄭袖着急。為張儀解地。妙不可言。

尚。靳尚為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王因善遇儀。儀因說王叛從約。與秦合親。約昏姻。張儀已出。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人追之。不及。靳尚因謂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

殺之楚小臣靳尚之讐也。或謂魏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曰：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是歲秦惠王卒。二十二年，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周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十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

按：景翠楚將

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周君曰：子爲寡人謀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是時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遺王書曰：寡人

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王已死，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韓，公孫衍善魏，楚必事秦。則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並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

地漢中，兵挫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王熟計之。王業已欲和於秦，得齊王書，猶豫未決。下其議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於諸侯；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墳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

外以讚曰
可鋒有勢
真是矯徒

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山河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史記此事在二十二年，今案年表復歸韓武遂，故此事當在懷王二十二年也。二十

重份曰楚
往迎婦與
前約昏姻
慮此作史
針線。

四年背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王入秦，與昭王約盟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以我叛約，而合秦三國共伐我。我使太子入秦，而請救。秦遣客卿通將兵來救。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關者，太子殺之，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我，殺將軍。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來攻，大破我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缺。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

亦以讚曰
質直有氣
無工語與
高論而自
佳。

平三十年秦復伐我取八城秦昭王遺王書曰始寡
人與王約為兄弟盟於黃棘太子為質至權也太子
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
君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
君接境壤界故為昏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
權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
盟而去寡人之願也王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欲無
往恐秦怒昭睢曰王無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

可信有並諸侯之心屈原亦止王毋西王子子蘭勸
王曰奈何絕秦之權心於是往會秦詐令一將軍伏
兵武關號為秦王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
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
留王要以割巫黔中郡王欲盟秦欲先得地王怒曰
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王楚大
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
太子橫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

吳弘基曰
許亦悔不
許亦悔然
祖宗之地
何得輕以
許人故直
之。

張榜曰。二
說俱妙。田
人之說不
與危以取
利大義也。

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背
王命而立其庶子。不義。乃請太子於齊。齊湣王欲留
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相田文曰。不可。郢中立王。是
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
因與新王為市。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
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
相計。歸太子。然亦謂太子與我東地五百里。不然。不
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問之。傳慎子曰。獻之。愛地而

不送死父。不義也。太子從之。齊乃歸太子。太子至。立
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
秦昭王怒。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王告慎子曰。齊
來求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朝群臣而問之。可也。上
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反國也。以東地五百
里許齊。齊今求之。奈何。子良曰。王親出玉聲而許。強
萬乘之齊。不與則不信。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之。而
攻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復問之。昭常曰。不可與也。

孫鑛曰計
如連環無
懈可擊

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半也。臣故曰勿與。臣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復問之。景鯉曰不可與也。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王召慎子。告之以三大夫之計。曰將孰用而可。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王使子良以車五十乘北獻地於齊。發子良之明日以昭常為司馬使守東土。遣昭常之明日使景鯉以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從之。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地。昭常

應齊使曰我主東土且與之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銑兵待於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於寡君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起兵以伐昭常。未涉疆秦畏齊之有東土也。使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遂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戰。齊王恐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以解齊患。士卒不戰東

李贄曰先
子房一椎
矣。

地復全。頃襄王元年，秦出兵武關攻我，大敗我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懷王亡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文王初立，行王事，不敢納懷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繇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王書曰：楚背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

飭士卒得一樂戰。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王與秦昭王好會於宛。十五年，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昭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聞召而問之。其人因射獵以言伐國之事。王復召與語，遂言曰：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夫有怨尚欲報萬乘，白公子

吳弘基曰
伐秦泄仇
也忽聞其
將伐而計
圍周臨之
君胸無存
主闇於大
較可嘆

胥是也。今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王感其言。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圍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弒君。然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

君之亂。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臣請譬之。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屈楚之名。足以尊主。是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我。我軍敗。割上庸漢北地與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我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初。屈原有寵於懷王。王與之圖議國事。應對

諸侯甚尊任之。上官大夫忌之，讒之。懷王王疑之，不用。原既勸懷王誅張儀，又勸王無入秦。王不聽，而聽少子蘭入秦而不反。故楚人皆賢屈原而咎子蘭。及頃襄王即位，以蘭為令尹。蘭因與上官大夫比而毀原。王怒逐之，原憤怨赴湘水死。楚人傷之，繇是忠臣不為用，秦之未取郢也。莊辛謂王曰：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

臣非敢為妖祥也，臣誠見其必然也。王卒幸四子不義，楚國必亡。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五月而秦舉鄢郢，王乃使人徵莊辛於趙，謝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此，為之柰何？莊辛曰：鄙諺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方憂懼，乃援袂執圭，封陽陵君。二十三年，復收東地，得兵十餘萬，西取秦所拔

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
三晉伐燕。復與秦平。太子為質於秦。使左徒黃歇侍
太子。三十六年。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
元代立。是為考烈王。王以黃歇為令尹。封於吳。號春
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於秦。以平。是時。楚益弱。六年。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來告急。遣春申君將兵救趙。
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史記楚世家。楚遣景陽救趙。今
按年表。及平原君春申君傳。皆
言春申君將而救十二年。秦昭王卒。使春申君吊祠
趙。故以春申為信。

於秦十四年。滅魯。十六年。秦王政立。二十二年。與諸
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
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王舅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
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
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
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二年。秦伐我。大破
我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
於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王剪蒙武遂破楚國。虜王負

芻滅楚為楚郡。年表及王剪傳記楚亡事與楚世家同惟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王剪擊荆虜荆王頃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剪復破荆軍昌平君死頃燕自殺始皇二十三年則負芻之四年二十四年則負芻之五年負芻既死頃燕立昌平君昌平君死而後頃燕自殺與楚世家不同昌平君者楚人為始皇相國攻嫪毐者也始皇二十一年將攻荆徙昌平君於郢然無以考驗其實故兩存之也

顧錫疇曰
之始終
之案

蘓子曰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弒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救沛然自以為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

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為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既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

王既伯諸侯。而楚遂以興。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參胡者。韓是也。虞翻曰。彭祖名剪。為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城是也。系本云。錢鏗是為彭祖。神仙傳云。彭祖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徂流沙之西。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曹姓者。邾是也。

廖道南曰。即李園女弟所生。幸於黃歇。進於考烈王。者。楚紀至是絕矣。

茅坤曰。楚莊王本未可觀。而靈王以後。衰矣。特以江漢之間。無強國。故得蠶食中原。而與秦楚相雄耳。

鍾惺曰。莊王大志。有作用人也。即位三年。淫樂自晦。被伍舉看破。只得說出。非因舉之言。而始悟也。雄謀隱忍。千古讀書人。容易瞞過。秦儀縱橫之

莫弘基曰。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豈倉猝辨此。此平日細心。

審定。發之。一旦。人畏。其聰明。威。畧矣。

士。其意以游說取富貴止耳。然以商於之約欺楚。楚方甘心於儀。儀請自往謝楚。雖恃有斬尚在內。然膽智亦已過人矣。豈後世謀國者所及。然則游說以取富貴。又豈一切身家趨避之人所能倖而致乎。

吳弘基曰。儀面楚罪。所恃斬鄭為內應。且大王在。則又衡秦楚之大勢矣。至殺儀以便國。不過要君之術。人主死心在此也。

審定俗
一且人
其聰明
成

士其意以游說取富貴止乎然以商於之術楚
楚方甘心於儀儀請自往謝楚雖情有斬尚存
然膽智亦已過人矣官後世謀嗣者所及然則游
說以取富貴人豈一切身家避避之人所能俾而
致矣
吳弘基曰儀而楚罪所歸新鄭為內應且大
則又術秦楚之六勢矣至殺儀以便國不過要君
之術入主死心在此也

